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至二百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吳銓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三

孫氏奭孟子正義

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皇朝孫奭等采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

孟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爽撰正
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
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
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
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觧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
說爾
王應麟曰孫爽正義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
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

宋史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九經及第大中祥符初天下爭言符瑞奭上疏諫仁宗即位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判國子監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

按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以證之如曰殀若顏淵壽若名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于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之毀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

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非禮之禮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非義之義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横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饑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

衆岐之所引書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即或不然亦當云未詳為是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未免疎矣至詮西子按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攷史記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正義是邵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不瞻劉向

新序作不占

孟子音義

宋志二卷

存

奭撰進序曰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

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勑校定仍據趙注為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

臣今詳二家撰録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刋正詎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司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監說書臣吴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

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陳振孫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為之音俱未精當奭方

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

遺

鄭公曉曰孟子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至宋孫奭作音

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注為正義於是

孟子有趙注孫疏行於世

馮氏休刪孟子

宋志一卷玉海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剌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温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李氏覯常語

一卷

存

葉紹翁曰揮麈録載張咸漢州人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閲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為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為過閣第一咸即浚父也紹翁竊考揮麈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䟽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為首

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泰伯詩云甞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科所著文云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歷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麈録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取泰伯之文門人陳次翁為撰墓銘初

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
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
者為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按登科記慶歷二年
壬午歲八月固嘗名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
一曰左氏義崇君父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
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則庶民興其五
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
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詩何以鑿空

立為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興出孟子然非孟子注之文

周密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横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

以詩禮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予於泰伯亦然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蘇氏洵孟子評

一卷

存

孫緒曰相傳批點孟子為蘇老泉筆然其批語內却引洪景盧語景盧後老泉六七十年傳者未之察也

司馬氏光疑孟

通考一卷

存

晁公武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為然

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

通考十四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等准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一十四卷進呈臣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禄　又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

姚福曰温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吕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繁簡豐縟然觀者咸知勸講自有體也

王氏安石孟子解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王氏令孟子講義

宋志五卷

未見

令自序曰自孔子沒百家之說興而聖人之道始散逮至於今而天下之說亂矣故學者求其有知而無所從焉自堯舜三代之書既缺先王之言亡於世者幾半而異端之說日興則天下之學者幾希不去先王以從夷狄也夫五經雖存而說者謬異學者安所取信哉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而不存者固多矣有如

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問問而習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謂孔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略矣世之傳論語者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義老且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為習而未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則其於五經之學可知矣令嘗自孔子之後考古之書合於論語者獨得盖子以其言信其人與孔子不異惜古之人學是書者稀矣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

孟子稱於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見於書王通蓋未嘗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為雖殊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就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為直與聖人者並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韓愈有言曰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

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愈之於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夫學亦難矣哉是其能力學名世如此三子者亦稀矣然或失如此使孟子而在三子者同時固應有辨也假孟子而出其後於其書固應有所取

舍惟雄切近之庶幾取合焉令嘗考求古書之當否以聖人折之蓋所見如此令於孟氏嘗願學焉猶病其不能故於所疑皆闕之令其所言皆令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以謂必與孟氏合諸君盡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顧其力行何如耳苟聽之於耳以存於心用㑹於行事則古之好學者皆然也不然亦何為出入於口耳之間徒以為煩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不勉

乎

陳振孫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程子頤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通考同集止一卷

未見

康紹宗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近思録及時氏本無之挍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

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

張子載孟子解

通考二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説附於後

蘇氏轍孟子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次公少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蔣氏之奇孟子解

宋志六卷

佚

龔氏原孟子解

宋志十卷

佚

鄒氏浩孟子解義

佚

浩自序曰孔子沒世衰道喪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為弒君以周公為未智以匡章為不孝以仲子為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為先務以殃民為可為以戰必克為良臣以逢君惡為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為如

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遊其間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所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他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為天下裂矣然則

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也與太和為一而充塞於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道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間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已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

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為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不淪胥而為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莫如揚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廓如有出於唐

而能知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竊自比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況孟子乎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為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為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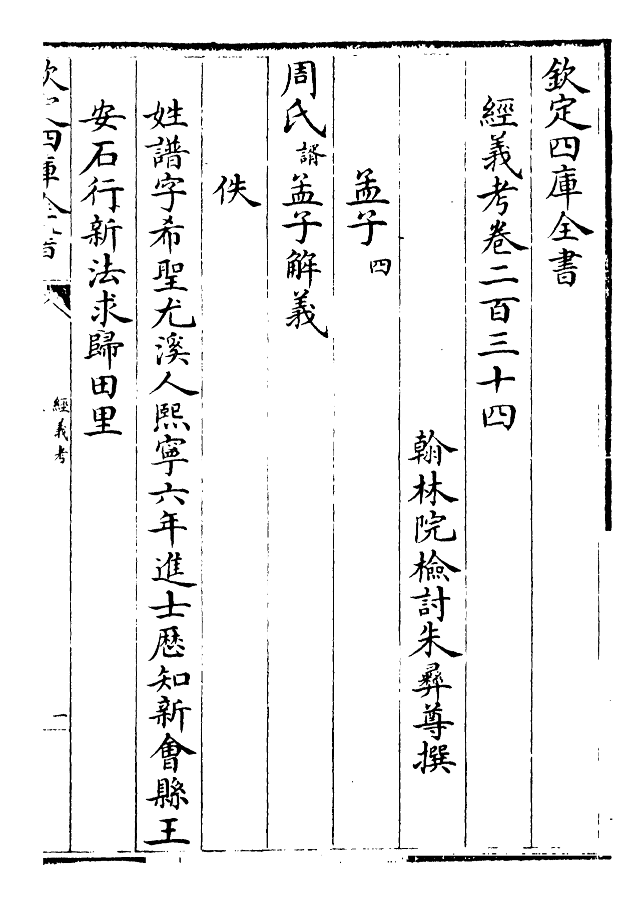
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聞於行則必書諸紳令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荅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尚媿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資以為速化之術而已也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嗚呼豈獨顔淵之於舜為然哉

王氏雱孟子注

宋志十四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四

周氏諝孟子解義

佚

姓譜字希聖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歴知新會縣王安石行新法求歸田里

史氏通孟子義

佚

陳氏暘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徐氏積嗣孟

一篇

存

許氏允成孟子新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張氏簡點注孟子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熙寧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章氏甫孟子解義

十四卷

佚

盧熊曰章甫字端叔自建州徙居於吴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應天府國子教授崇寧初除都官郎中

按龜山志墓稱係浦城人

蔡氏參孟子廣義

一卷

佚

黄氏敏孟子餘義

一卷

佚

按以上二書見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晁氏說之詆孟

佚

周密曰晁以道作詆孟

余氏允文尊孟辨

通考七篇

存

闕

陳振孫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覯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按余氏尊孟辨五卷今惟辨溫公疑孟十一條史剡一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叔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集中

沈氏括孟子解

一卷

存

呂氏大臨孟子講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游氏酢孟子雜解

宋志一卷

佚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楊氏時孟子義

未見

時自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衰周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

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奸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

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覲其言則聖人之庭户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尹氏焞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

佚

陳振孫曰尹彦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趙希弁曰右和靖先生尹侍講焞所著也先生乃伊川之高弟欽宗累聘不赴賜號和靖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説書召既侍講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此本乃邢正夫刻於岳陽泮宫者

林氏之奇孟子講義

佚

之奇自序曰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説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録不惟門弟子所録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曽子曰皆門人所録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録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

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為此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

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為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

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

為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仁義根

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

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

說凡為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

章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

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濶是

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真者逺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程氏俱孟子講義

四篇

存

葉氏夢得孟子通義

十卷

佚

上官氏愔孟子略解

佚

汪氏琦孟子說

五卷

佚

陳氏禾孟子傳本傳作解

宋志十四卷本傳十卷

佚

王氏居正孟子疑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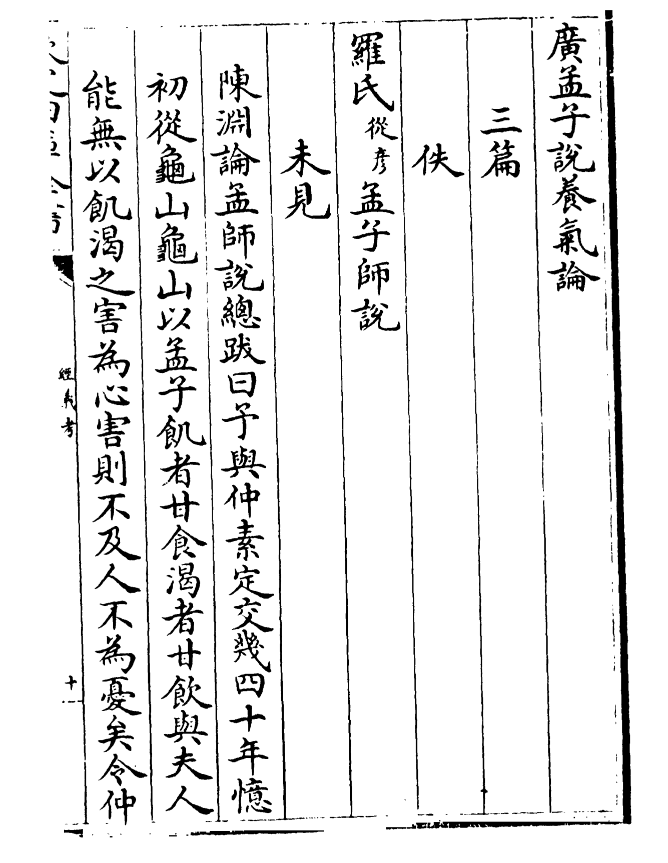
十四卷

佚

李氏撰孟子講義

十四卷

佚



廣孟子說養氣論

三篇

佚

羅氏從彦孟子師說

未見

陳淵論孟師說總跋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仲

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累一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

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閲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絶少非愿中有志於我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録一本以備玩味今歸其書併以仲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覩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

紹興辛酉正月

羅革跋曰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

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游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横渠論說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録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為友得其本録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於南齋授予此本廖諱衙為龜山之姪壻議論尤得壼奥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横渠先生陜

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為入室髙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名從彥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享年六十有四歲自廣回卒於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二月廿八日弟革因閲此書記於汀州之教授廳云

鄭氏剛中孟子解

三卷

佚

張氏栻孟子詳說

宋志十七卷

未見

癸巳孟子說

宋志七卷

存

栻自序曰歲在戊子栻與二三學者講誦於長沙之

家塾輒不自量綴所見為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强大威力為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

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為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説暴行無所逃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耳雖然予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為成説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為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説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

程氏迥孟子章句

佚

鄭氏耕老孟子訓釋

佚

趙氏敦臨孟子解

佚

黄氏開孟子辨志

佚

徐氏時動孟子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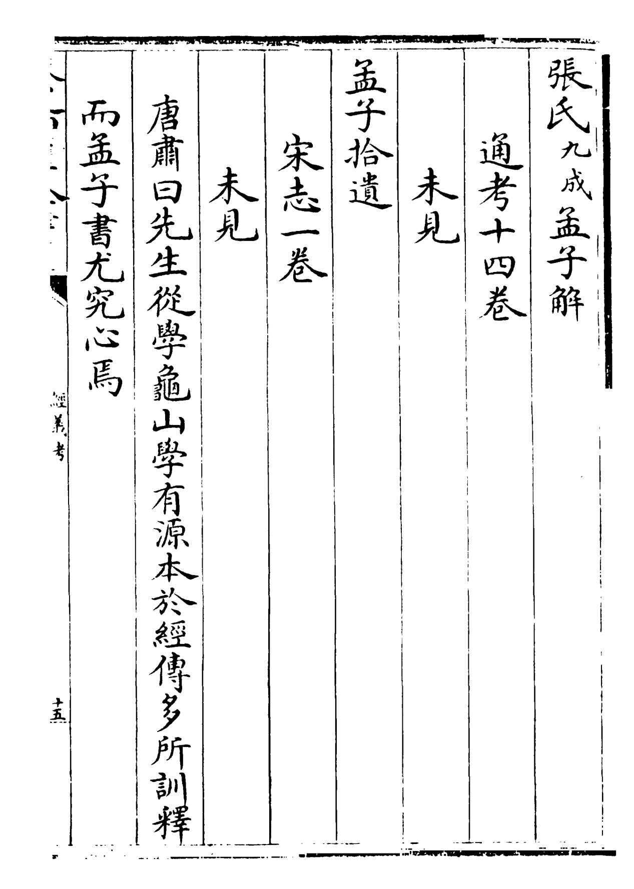
四十卷

佚

江西通志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師事胡安國紹興五年第進士爲虔州教官改吉州移疾不復仕述孟子説四十卷

劉氏季裴孟子解

佚



張氏九成孟子解

通考十四卷

未見

孟子拾遺

宋志一卷

未見

唐肅曰先生從學龜山學有源本於經傳多所訓釋而孟子書尤究心焉

施氏德操孟子發題

一卷

存

潛說友曰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實有强立不惑之見

郎煜䟦曰海昌施先生隱君子也諱德操字彥執與横浦游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發而没識者悲之生平論著甚富未暇裒録偶得其孟子發題

輒録木以廣其傳使學者曽此一臠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

兩浙名賢録德操學有本末主孟子排釋氏學者稱為持正先生

按張子韶祭彦執文乎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已去又與彦執書稱其發於言辭粹然可録今孟子發題一篇附載横浦集後

陳氏傅良經筵孟子講義

二篇

存　載止齋集

陸氏筠翼孟音解

佚

周必大序曰八卦畫而萬象分此文字所由作也自五帝迨戰國雖六書之法形制或異然篆籒猶存未失本意秦變末俗始改散隸後世益以為譌謬傳寫

六經論孟間改舊文而諸儒用今字為注解因今韻立音訓道隨說隱義逐時晦為不少矣韓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古字故寶蓄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以為依據奈何後之人不復致意於斯也臨川陸嘉材諱筠一字元禮博習修潔登紹興己丑進士第不汲汲進取惟盡心於所涖初主貴溪簿闢邪說而正官廳王右史洋為之記厥後魔賊焚縣相戒獨留簿廳其感人心如此仕至朝奉大夫浙西安撫司參

議官賜服金紫享年七十有六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為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為韶畔乎為牟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本作婐之類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者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歴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

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為之辭人不謂然葢異端之作其來已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況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黄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遐其説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殆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叙

先志請序卷首始為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
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
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慶
元六年四月戊戌
江西通志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紹興中進
士官江西帥司參議奉祠平生好孟子因著翼孟音
解嘗過豐城僑居南禪寺綠筠軒愛其名與己協遂
留不去

南昌府志筠作翼孟音解凡九十一條

倪氏思孟子問答

十二卷

佚

朱子熹孟子集注

宋志十四卷

存

炅淵曰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産聽鄭

國之政謂成周改歳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
嘗欲更注而其書已行於世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
未甚寒猶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閒涸陰冱寒當此
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於病涉乎橋梁道路可
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
孟子就涷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云

孟子集義初名精義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或問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問辨

十一卷

存

右見本集

孟子要略

未見

真德秀序曰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

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為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為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為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

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别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藴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為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

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為朋友共講云

按是序亦載劉燻雲莊集

讀余氏尊孟辨說

一卷

存

黄氏幹孟子講義

一卷

存

幹自述曰幹蒙恩假守漢陽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為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奥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指可

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聖道爲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

輔氏廣孟子答問

未見

袁桷論孟答問總序曰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注之學興蔓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於空乏二者之弊遂淪

於偏滯學者眛眛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歲矣至宋
舂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粲於簡册良謂大
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
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
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
為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
行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
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

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曰從事於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楠幼承父師獨取黄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黄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為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斷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為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

博雜然前陳莫知簡擇予獨病之合黄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達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於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連言於黄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爲文公親授黄公之澤已斬輔氏爲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顧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許氏升孟子說

佚

朱子曰順之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但若於太高却

失本意

晏氏淵孟子注

佚

曹學佺曰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靖之後世

居襄陽後徙居蜀家涪坪山受學於晦菴

鄒氏補之孟子注

佚

馮氏椅孟子圖

佚

張氏顯父孟子問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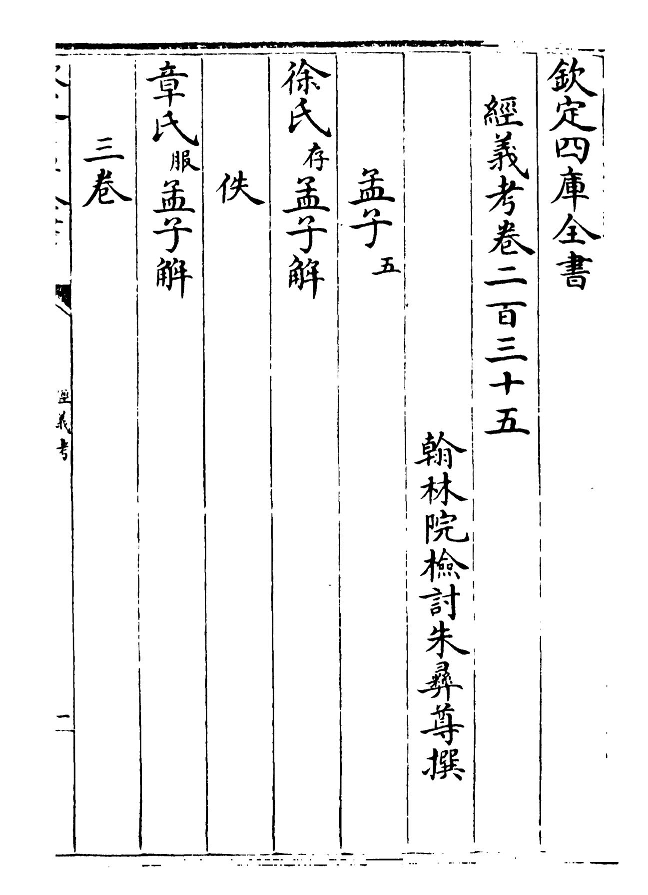
佚

戴銑曰顯父字敬之

劉氏砥孟子注解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五

徐氏存孟子解

佚

章氏服孟子解

三卷

佚

黄氏次伋評孟

佚

周密曰黄次伋作評孟

李氏彖孟子講義

佚

徐氏㳙孟子解

佚

潘氏好古孟子說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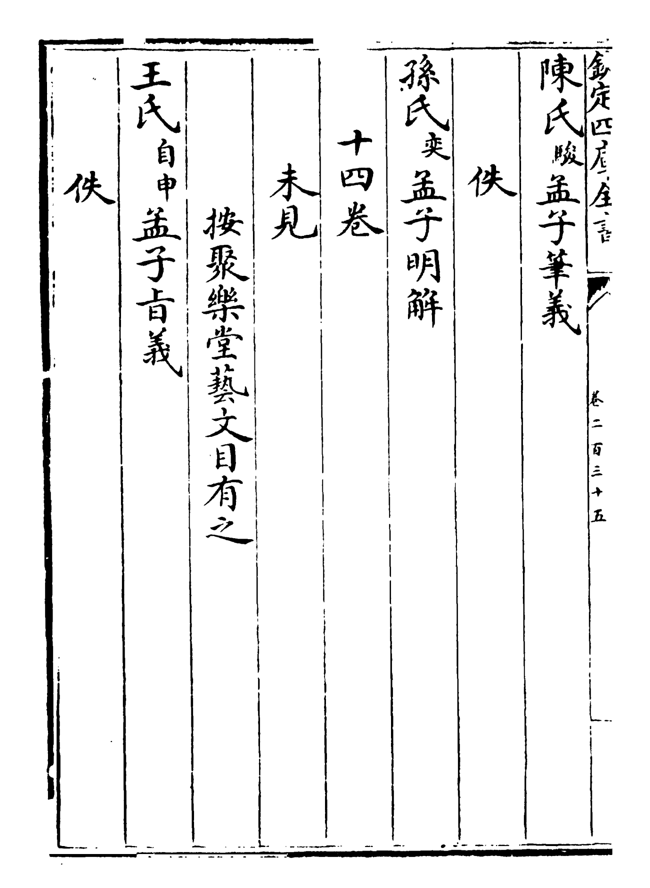
袁氏甫孟子解

佚

宋史袁甫字廣微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卒謚正肅

陳氏易孟子解

佚



陳氏駿孟子筆義

佚

孫氏奭孟子明觧

十四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王氏自申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公字仲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知信州

陳氏藻孟子解

佚

陳氏樵孟子解

佚

陳氏耆卿孟子記蒙

佚

葉適論孟記蒙跋曰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

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吕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藴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郁奥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譲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

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戸摲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櫱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葢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受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余之不可及余今

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為揭

趙氏善湘孟子解

十四卷

佚

夏氏良規孟子解

佚

傅氏子雲孟子指義

佚

時氏少章孟子大義一作贅說

佚

黃氏宙孟子解

佚

李氏惟正翼孟

佚

魏了翁志墓曰君諱惟正字中父邛之蒲江人紹熙

八年進士令仁壽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

自金今辟僉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嘗著書異論孟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説内外勞勩遂得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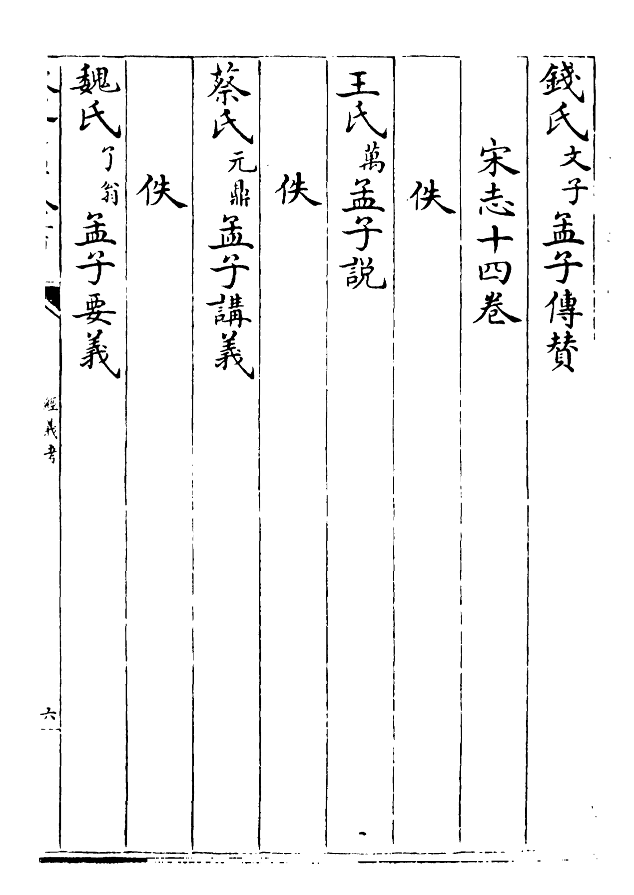
魏氏天祐孟子説

佚

戴氏溪石鼓孟子答問

宋志三卷

佚



錢氏文子孟子傳贊

宋志十四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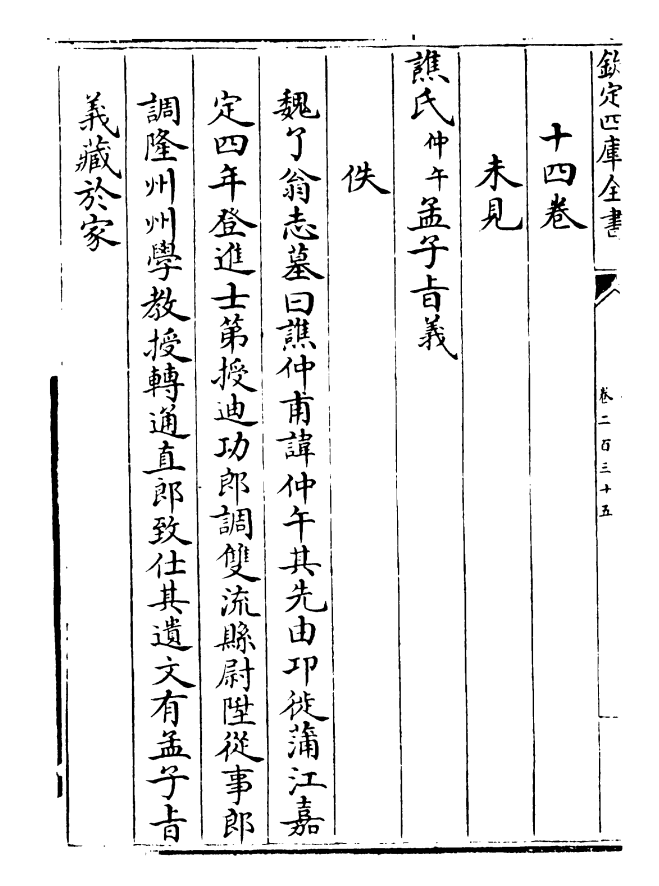
王氏萬孟子說

佚

蔡氏元鼎孟子講義

佚

魏氏了翁孟子要義



十四卷

未見

譙氏仲午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譙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徙蒲江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陞從事郎調隆州州學教授轉通直郎致仕其遺文有孟子旨義藏於家

蔡氏模孟子集疏

十四卷

存

蔡杭後序曰杭聞之先師曰論孟二書孔門傳授心法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已治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盛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

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
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非顏氏子其誰
能之故自曾子之徒會集以為論語孟氏傳得其宗
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聖人之精藴與
天地相為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
哉自漢以來及我有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聖
賢之意葢鮮矣天不愛道濂溪周子生焉為民先覺
絕學賴以復續再傳而得河南二程子然後孔孟之

教復行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紫陽朱子沿流泝源集諸儒之大成洞四書之藴奥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别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兼衆説之長而集注出焉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朱子之心即程周之心孔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矣杭之王父西山府君在師門最久朱子因以老友稱之甞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

會萃也取舍決擇與有聞焉先伯父節齋府君先君子九峰府君克世師師學易蓍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爲尤詳先君子謂杭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注固也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吕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荅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脉分明宗旨端的而已不幸齋志以往嘉熙己亥杭需次家食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

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
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
寢食伯氏不以杭無似俾共商搉焉朝夕玩味稽合
蓋亦有年杭以隨牒四方不獲執筆硯從伯氏卒業
歲在丙午備員冊府伯氏以書誨杭曰集疏成編今
九年矣吾未敢脫稿尚冀有進試為我序所以會集
之意杭聞伯氏究心於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
義以備缺遺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

而益精以至兩世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間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注之意易見觀集注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舍間雖千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既多乎抑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僣書篇端姑述其槩於後與同志共之

王氏（奕）孟子說

佚

王氏汝猷孟子辨疑

宋志十四卷

佚

饒氏魯孟子記聞

佚

馬氏廷鸞孟子會編

佚

劉氏元剛孟子演義

佚

朱氏申孟子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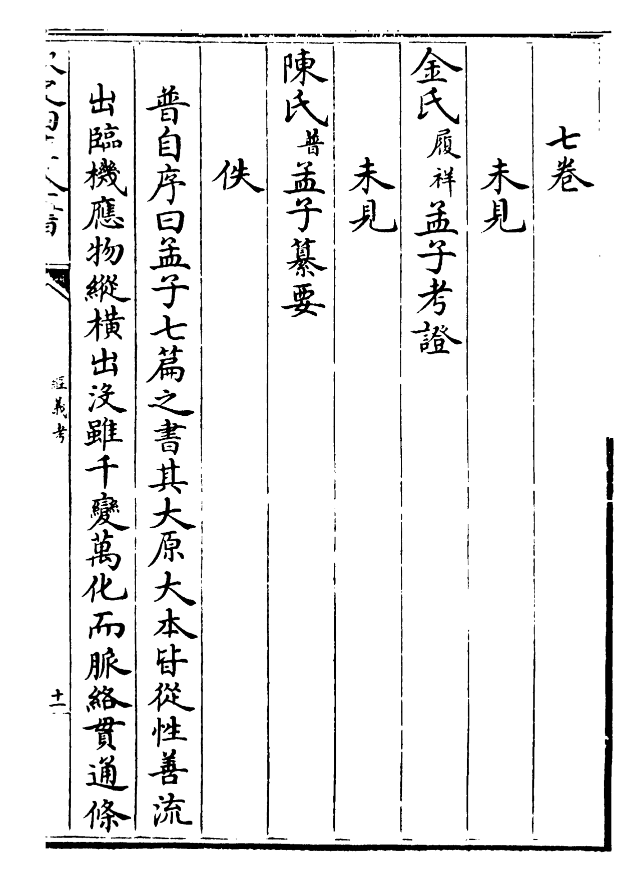
佚

黄氏震讀孟子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孟子通旨



七卷

未見

金氏履祥孟子考證

未見

陳氏普孟子纂要

佚

普自序曰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物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

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横流異端交亂壞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為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曰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

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偽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無愛則言一本不為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

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於内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中來故其為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為庶

有以發憤自强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

奥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為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

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為蒙訓庶幾思索而

有得其意云

亡名氏集百家孟子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强至賈同百餘

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氏若虚孟子辨惑

一卷

存

若虚自述曰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敎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

人之所傳茍可篤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
厲其變縱横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
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
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為
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
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
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
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

者之不作曲為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趙氏秉文刪集孟子解

十卷

佚

劉氏章刺刺孟

一卷

佚

杜氏瑛孟子集注旁通

四卷

未見

李氏恕孟子旁注

七卷

佚

吳氏迂孟子集注附録

未見

讀孟子法

一卷

未見

李氏昶孟子權衡遺說

五卷

佚

元史袓取孟子舊説新説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

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夏侯氏尚ヰ原孟

未見

陸元輔曰元華亭夏侯尚ヰ文卿撰别字石嵓

亡名氏孟子通解

十四卷

佚

孟子衍義
十四卷
佚
孟子思問録
一卷
佚
孟子旁解
七卷

未見

黄虞稷曰以上四部不知撰人皆元人所著也旁解

首載趙氏題辭其本文下細書以釋之

劉氏三吾等孟子節文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間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

間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

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

節文

楊士奇曰孟子節文一冊有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

葢三吾等奏請為之者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惟

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刋板在太學

祝允明曰聖祖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辭氣或抑揚

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

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命劉三吾刪其過者為

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

楊氏守陳孟子私抄

七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嘗抄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知之深耳曁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麤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

行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逮夫世遠言湮異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拒儀衍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邁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辨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覯鄭樵馮休之論尚諵諵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

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
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曽思之所
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歷叙羣
聖見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為發明其藴奥至
於馮李鄭三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
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詞者朱子
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孟子之道
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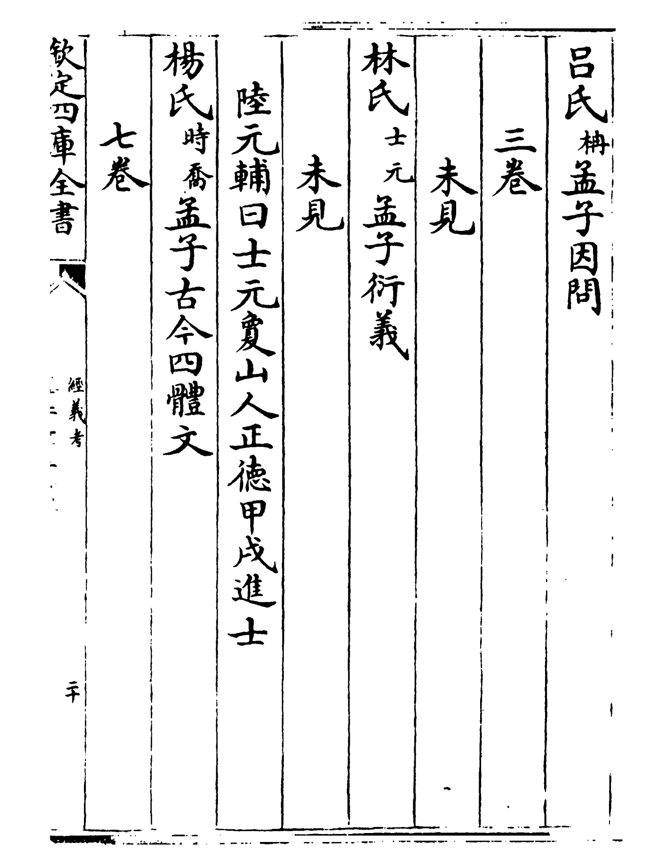
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寖近乎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策

李氏 承恩 孟子記

未見

童氏 品 孟子編類 鄒書

俱未見



呂氏_枏孟子因問

三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孟子衍義

未見

陸元輔曰士元㝠山人正德甲戌進士

楊氏時喬孟子古今四體文

七卷

存

李氏栻孟子道性善編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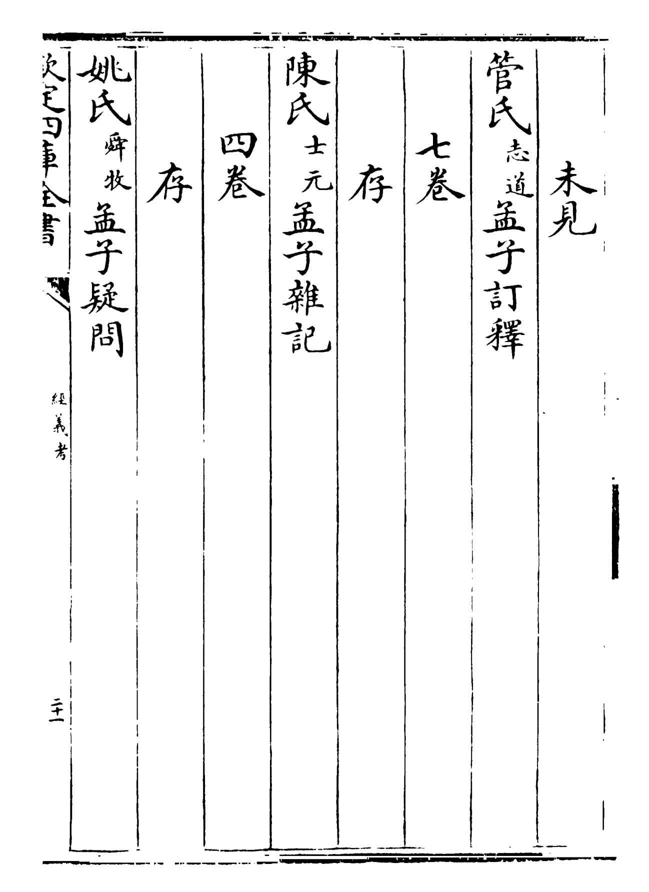
未見

李氏鼎孟子詁

一卷

未見

萬氏表孟子摘義



未見

管氏志道孟子訂釋

七卷

存

陳氏士元孟子雜記

四卷

存

姚氏舜牧孟子疑問

七卷

存

王氏豫孟子尊周辨

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王豫字介夫烏程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

福建按察司僉事

郝氏敬孟子說解

十四卷

存

陸元輔曰郝仲輿孟子說解前有讀孟子三十一條為一卷又孟子遺事一卷餘隨文詳說十二卷

陳氏懿典孟子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十三經中孟子有趙岐注晦菴為孟

子集注又於禮記中表章曾子大學子思中庸為之章句與論語集注並行號為四書成祖文皇帝詔儒臣編輯四書五經大全科場取士士皆各占一經而論孟學庸三義則人人所同誠重之也大學中庸本皆一篇朱子析為章句其次第貫通之脈絡自在不必添說論語孟子注疏集注於一章下有小引而有無詳略不同予在京邸時曽為論語衍其義數篇歸來始竣後又演孟子前三篇病冗寢閣已已復為續

之庚午春仲始卒業而為之序

顧氏起元讀孟私箋

二卷

未見

戴氏君恩繪孟

七卷

存

林侗曰戴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累官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陳氏一經孟子大全纂

五卷

存

黄氏宗羲孟子師說

一卷

存

宗羲自序曰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

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沉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義讀劉子

遺書潛心有年麤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
孟子師說一卷以補其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
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六

吴氏迂孟子年譜

一卷

佚

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略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録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

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惟曰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為燕君噲七年齊湣

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為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葢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為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辛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為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

九年辛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為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為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為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馬温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為齊宣王事故其修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年以合湣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

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即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為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諡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為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即周慎靚王

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

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為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别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為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吕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為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

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為臣雖當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未必親見子思也孔

叢子等書及趙岐注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十以上之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史記為臆說哉自魯繆公十五年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矣若以見梁惠王之年為年七十則其生

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尚强但距臧倉之沮為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即梁惠王稱孟子為叟而知其年逾六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略皆無以考其詳惟以孟子書為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

則魯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間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説遂欲假館鄒君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鬨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為屋廬子荅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説已而之

平陸儲子為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説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為説以其為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瞯之意儲子道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間也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

失伍而孔距心受為己罪以告宣王王亦歸罪於己似可與有為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為厚賢之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皆以為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君則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則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

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為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為戴盈之論之郚為宋滅其子孫為告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贐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為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冦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

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爲前日以宋與薛爲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邦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爲秦敗楚遂滅小邦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爲父母之邦將因大

國以爲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既又有鴻鴈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啓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恥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歎其不仁而他日爲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

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為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間任為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

於上宮蓋在此時文公問為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為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為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閒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

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為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效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為當路於齊加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為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鄰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宫明

堂之問皆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為足用為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為卿於齊食禄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已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

云蓋禮貌終始未甞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横以攻伐爲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爲妾婦之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日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惑乎王之不智蓋爲此也但一日即有萌生所以猶

日有望焉故設為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驩寵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至從之至齊尋亦進用為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但戮一盆城括而已用人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間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言他其情

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既又有故國世臣昔
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讐之
說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
喪孟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爲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
也故退而有去志遂不受禄觀此則前日爲卿受禄
可知矣宣王方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也時沈同私問燕可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爲天吏則
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伐燕之疑齊既伐燕勝之

以問孟子則為之設為取之與勿取之二端正為齊宣不能為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謀衆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慙陳賈為王見而解之蓋惡之端又為小人所遏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名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蚳鼃以士師諫去之為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為

仕不受禄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棠至是國人以復饑望孫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為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為已慮而不及子思為隱几之卧以絶之既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為小人淳于髠顧以名實未加而

去為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為無據但誤以伐燕為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為王時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迴久之而後去綱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

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專也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而臧倉止之其䟦毁之說以後喪踰前則知孟子至魯在喪母之後久矣適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而以為不可但能以當道志仁之說規慎子而於平公固不遇也既無所遇而亦且老憂世之心則未忘也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秦楚搆兵連年不息宋牼將之楚遇於石

邱煙之言一則曰楚王二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搆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為桀宋也如果為桀所為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為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

至宋為王偃時也計其時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為周赧王四年即臧倉沮魯平公之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内無所事於久居矣或以齊楚惡而伐之為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為證則其時距赧王四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百一十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其後自

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書於致為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略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為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吕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宋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為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為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吕氏亦

未及詳考與通記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而皆以耄耋之年子思猶事魯君孟子再入宋國有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道遠殆有死而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強求鑿索次第

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

苟孚豈好辯哉

譚氏貞默孟子編年略

一卷

存

貞默自述曰孟子行事欲編次歲月要在不見諸侯

與見諸侯兩端或問人曰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

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也蓋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

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齊梁間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

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閒見諸侯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廹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甞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

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鄒
處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
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處鄒國鄒邑後人失考
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
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
信邾鄒爲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
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
屢伐邾安得爲邾人且邾在兖北青境鄒在兖南徐

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説文云
鄒孔子鄉即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鄹人之子也孔子
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
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
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為臣而歸歸魯也
孟子對齊王稱臣為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為卿也對
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
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為異邦非本

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為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後喪踰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専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欲使樂正子為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

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為故邾故鄒之别千古𣪚訛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為一王兩伐燕為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乃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為善也今

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伍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侯虞母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紀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為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為齊

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為秦所
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謚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
井田之效畧可見於兹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為世
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
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穀至薛惠公凡六
傳黄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為齊威王所滅以
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
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

餽不知其為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其言自左更不知大人為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走死法章復國為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為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

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殽訛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説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内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强立不反之日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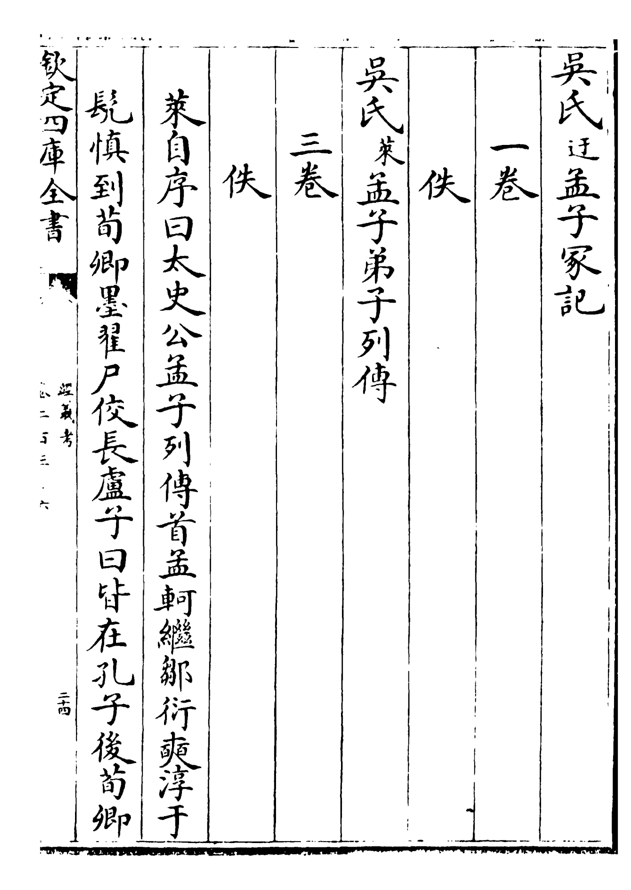
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間者也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
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
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為孟孫氏後學者或疑之愚獨
以為信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
相禮及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觀孟子書不侵及
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

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
遡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
哉然則孟子之為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
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
公都子義内皆著意語略見於句字閒者也若父名
激公宜母仉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
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也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卷

存

若璩自述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甞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晩始遊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吳氏迂孟子家記

一卷

佚

吳氏萊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

佚

萊自序曰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

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柰何同傳將以孟子寘諸
戰國辯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
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
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横攻戰刑法
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
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
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
好辯而已儒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殽之矣豈太史公

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荅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

引詩易詺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

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甞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

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户者如此又況鄒衍奭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删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濂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

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删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顧炎武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

汞陽伯𠯁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兖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内季孫贈豐城伯子叔贈汞陽伯凡配享一人從祀一十七人而淵頴吳氏孟子弟子

列傳序稱一十九人蓋益以滕更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